

《犬影升騰》即將香港首演

法國五月藝術節即將呈現由 Dance Reflections by Van Cleef & Arpels 所支持的當代舞蹈作品《犬影升騰》(Dog Rising)。

●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 圖：法國五月藝術節供圖

編舞家 Clara Furey:

舞蹈如同一場微型科學實驗



●《犬影升騰》邀請觀眾一起進入迷幻旅程。攝影：Mathieu Verreault

身著三原色(紅、黃、藍)服裝的三位舞者如同天體小球被拋入宇宙中。

對編舞家 Clara Furey 來說，打造這種奇妙的感受正是她有意為之，「(之前)有觀眾分享說感覺到自己的身體也隨着律動，彷彿那股能量進入了他們的體內。



●編舞家 Clara Furey 攝影：Beatrice Borgers

記得我看過一部紀錄片，講述大型海洋哺乳動物如何利用『回聲定位』，透過聲音來看世界。

Clara 的舞蹈，看似來自風馬牛不相及的瘋狂想像。她從哺乳動物骨頭的螺旋結構，聯想到人類內耳耳蝸的螺旋結構。

嚴謹的舞譜與自由地綻放

《犬影升騰》創作於疫情中，舞者保持着嚴格的社交距離，在沒有接觸的情況下，要如何共同起舞。

「聲音、聲音的震動以及重力的衝擊，正是讓你的骨骼更加強壯的原因。因此，我們在創作中也練習如何增強骨骼的強度。

談到這個作品對舞者的挑戰，Clara 直言，正在於「既要給出足夠能量，又不能全部耗盡」。

到了第三節，就是最為人津津樂道的憶蓮童年家居布景部分。全國巡迴版的「老上海」，

當身體成為一種樂器

會想出用「骨骼聆聽音樂」的 Clara，對音樂有着細膩的觸覺與敏感。

Clara 成長於一個音樂氛圍濃厚的家庭。父親 Lewis Furey 是加拿大著名的雙簧管演奏家、作曲家、歌手兼電影導演。

這些經歷，讓 Clara 在思考舞蹈時，自然地將音樂作為其核心的靈感之一。

「我覺得我的作品非常有音樂性，這種音樂性甚至超越了背景音樂本身。

這正是為什麼 Clara 希望作品保持某種程度的抽象，而非生硬地賦予故事線、動人的情節又或是冗餘的解釋。

Clara 說，自己喜歡的音樂太多了，「什麼類型、風格都聽」，但《犬影升騰》中的音樂十分具有旋律性。

法國五月藝術節：《犬影升騰》

日期：6月26日至27日 晚上8時，6月28日 下午3時

地點：西九文化區自由空間大盒

就像是一艘飛向星的客機——林憶蓮《迴響巡迴演唱會》



5月中的香港啟德體育園，迎來林憶蓮《迴響巡迴演唱會》 RESONANCE: Reconstructed Hong Kong Exclusive。

早在《天地野花》1993 情感紅館的「再生戀劇場版」及《憶蓮演唱會2002》的「歌曲時間流」從《愛情 I Don't Know》唱起的，甚至《憶蓮 Live 07》的「Star Hall Side Cut 個唱」，一貫讓憶蓮精準站穩「主流偏小眾」的流行歌手位置。

已紅遍華語流行樂壇，《愛上一個不回家的人》的大碟歌曲也成了每次個唱的必唱歌。

從前做粵語流行歌曲研究時，有位香港詞人指出，香港粵語流行歌曲的核心價值就是廣東話，一旦不是用廣東話唱出來，就無所謂廣東歌。

到了第三節，就是最為人津津樂道的憶蓮童年家居布景部分。全國巡迴版的「老上海」，

到了啟德版搖身一變成「老香港」。《點唱機》〈下雨天〉〈還有〉〈前塵〉〈沒有你還是愛你〉歌聲中，我們看到寫着 City Rhythm 的小電車進場。

走筆至此，憶蓮《迴響》啟德版，製作上固然沿用 2025 年《迴響巡迴演唱會》全國巡迴版的「傾斜的飛碟」(跳舞的圓形小舞台)和深圳跨年版的白色巨型飛鳥，大體上還是針對啟德硬件

相體裁衣。在選曲上、編排結構上則依然是巡迴版的「崩壞—倒塌—重生」三部曲的起承轉合。今回置換成「全廣東歌」加上濃濃香港情懷，「老香港」的舞台上甚至出現老舊電風扇，就像是一艘飛向星心的客機，飛回我們的家。

2025 憶蓮巡迴期間，每站都有專屬的出色文案。2026「香港站」開演前，憶蓮發表一則〈成為〉，文首是這樣的：「香港，對我來說，是一個慢慢成為自己的地方。



●林憶蓮《迴響巡迴演唱會》相片：Lawrence Cheng

●文：梁偉詩